#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一三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 啟事

由於我地區擴大，各區報紙份數激增，同時因物價上漲，每張成本將達三百元，而報價仍極低廉，所以虧蝕甚巨。為支援和節省開支，請各地讀者將閱後報紙除留時需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請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社，郵費由本社付，讀者不負其責。

晉綏日報發行科　四月二十日

## 陝甘寧我軍再傳捷音
# 殲胡軍主力一個旅
### 活捉代旅長以下官兵四千餘人

（新華社陝北前綫十七日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集中主力一部，於十四日自晨十時至下午六時，經八小時激烈戰鬥，將蔣胡軍整十五師一三五旅全部六千餘人殲滅於瓦窰堡南三十里之羊馬河前後接唯一綫。生俘代旅長麥宗禹（按麥原為該旅副旅長，其旅長祝夏年因病留洛川休養）、四零四團團長陳簡、四零五團團長陳耀煌及副團長、參謀主任等以下官兵四千餘人，斃傷敵近千人，僅該旅少數掩護部隊和非戰鬥人員數百人，因在先頭，緊隨蔣胡軍劉戡之接援部隊，倖漏網，繳獲頗多，正清查中。按一三五旅為蔣胡嫡系部隊，而十五師為劉茂恩舊部，蔣胡將一三五旅編入十五師，係監視十五師者。

## 晉南形勢已大起變化
# 我軍攻佔曲沃猗氏

（新華社同蒲前綫十五日急電）太岳人民解放軍於今晨五時攻佔晉南三大軍事基地之一的曲沃。按曲沃城與臨汾、運城同為晉南重要軍事基地與民勳政治僞巢，蔣閻駐重兵以控制晉南，並依此進取上黨。過去日寇曾以營，工程，構築工事。閻錫山佔據後，更費盡心血，強抓民伕，加工修築，關外有兩道外壕，深寬約兩丈至三丈，沿壕有三層火力設備，上為林立之碉堡，中為城牆之槍眼，下為壕面之暗碉堡，城內街道亦築有各種碉堡，全城大小碉堡五百餘個。去年一月十三日，人民解放軍曾一度攻入城內，後因遵守停戰命令，自動撤出，閻錫山因此自詡為銅牆鐵壁。昨日下午六時，人民解放軍再度伊擊該城，至今晨五時，結束戰鬥，守敵兩個團及特務地主還鄉隊等全部殲滅，曲沃城遂獲解放。我另一部主力在汾南亦有神速進展，一舉攻克猗氏縣城，守敵全部被殲。兩處戰果正清查中。現晉南形勢已大起變化，除閻寇據城孤立據點外，廣大地區全為人民解放軍控制，東西南北通行無阻。按曲沃、猗氏為晉南人民解放軍十天攻勢以來解放之第九、第十座縣城。

## 忻縣保衛春耕聲中
# 地雷襲傷敵十三名
### 保德寨溝民兵擊退偷渡蔣軍

（新華社晉綏十八日電）在保衛春耕聲中，忻縣地雷到處開花。本月初，閻軍六十八師百餘人，由一營長率領，自陽曲金上出發到八區搶糧，走到南溝村觸到地雷，七人倒在血泊裏，營長亦受重傷。八日，王忠勇參戰除僞捧擅靠泉，在舯頭村用地雷迎擊十敵人，兩顆連環雷炸死了閻軍三十九師一團一連連長及一排長和一士兵。九日，寄村敵六十餘再次到霍家野場抓丁，他們害怕民兵襲擊，特走前次修好的機槍陣地內，但民兵們滿腦的地雷就在脚下怒吼了，他們什麽也沒搶到，臨走，抬着一具死屍、兩個傷兵回去。民兵們爭相立功，僅此四顆雷即襲傷閻軍營長以下十三人。（子成、希聲）

（豐石訊）豐石與汾西交界處為加強聯防，對敵鬥爭，乃建立聯防，成立臨時統一指揮部，積極指揮爆炸。四月三日豐三區民兵，在毛家上莊至遇村一綫，分三段埋設地雷。五日駐王禹敵保安十六團二營七連企圖到柏蓋一帶搶劫，在柏蓋堖上發現我埋之地雷，敵即圍成一堆，下手起雷。剛一動手，炸死敵人二名，炸傷四名，餘敵狼狽逃回。（德良）

（保德訊）四月七日，河西蔣軍三十餘人，向我四區寨溝村偷渡，守衛河防之民兵擊退。

（又訊）四月二日，我方船隻從東關往返十一家川放，被高家蔣軍發覺，鳴槍百餘發，船夫劉志成受重傷，在抬往醫院途中，流血過多而死。此外，近來沿河蔣軍，每日向東岸打冷槍，行人頗堪注意。（張行憲）

## 傳頌暴行！
# 活人當槍靶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天津益世報刊載僞作義之鄉自衛隊，以活人當槍靶，殺幼童，造成今古未聞之人間慘劇。三月十日該報稱：二月中旬綏東陶林縣某鄉一少婦攜領，其母親十三歲之幼子護送，姐妹偶：弟弟步行，二人不敢走大路，僅沿地邊小徑而行，遇遇該鄉自衛隊十餘人在野外實彈打靶，見了婦婦大家爭喊：「打活活，打活靶！」於是槍口齊向婦婦齊開槍，三彈落空，第四彈掠過婦婦左臂，擊中其幼弟，登時倒地斃命。婦驚呼喊馬，抱屍痛哭。其父母聞訊更哭得昏迷過去，其後多次向官家伸冤，但毫無結果。又據歸綏國民黨報紙透露：綏南涼城敵僞縣保伍保四民劉培增之子劉玉紅，年僅十五歲，於一月五日穿銀，身穿新紅衣，途中為該縣自衛隊長任射元看見，遂以紅衣兒當活靶，命其部下舉槍射擊，彈中小兒腹部斃命，而該自衛隊長竟為其部下熱烈喝采揚長而去。

## 文水各村幹部民兵不服抗勤
# 抗勤落在少數人身上
### 縣級領導上正注意改進

（新華社交城訊）文水抗勤負担不合理現象很嚴重。以七區馬西村為例，該村約有半數以上勞動力不服抗勤，其中村長、村副、書記、農會秘書記（書記自己找導的）、閭長、閭實記、鄭長及村公所工人，自衛隊隊長、分隊長、班長、民兵、農會正副秘書、幹事、部長及組長，總計生產幹部的兄弟兒子許有一人，另有許多不服抗勤。在生產中，既不按手續，又無一定的制度，只由村公所工人臨時叫派，苦樂非常不均，如六閭，全閭二十個勞動力中，除八個幹部和兩個幹部家屬外，其它六個狡滑的人，也常常逃避，鍛成閭實實不交差，因此實際經常支差的只有五人。經常住在該村的縣司法科長區長等，只管作動員工作，完成任務，對群衆疾苦漠若罔聞，也不設法改換，據該縣負責同志檢討：由於領導上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類似的情形十分普遍，刻正竭力糾正中。（孫發浩、本）

## 斯大林
### 接見馬歇爾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莫斯科訊：斯大林於十五日晚接見馬歇爾，談話內容未悉。在座者，除莫洛托夫與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外，尚有蘇駐美大使諾維科夫及馬歇爾之特別助理包倫。

## 十一分區生產人員神池地主項傑
# 拿上粮票要頂公粮

（本報訊）神池二區山兒上村地主巫霸項義棠，去冬被清算後，即逃往太原投敵，他的三兒子項傑（在我十一分區從事生產工作）騎馬持槍回到村裏，威脅羣衆，又借此到二專署，專署竟因縣政府派人前往「糾正」，致使該村地主氣焰高漲，村幹部不敢工作，要求退區一館，已誌前報（十六日本報一版）。現據本報神池通訊員四月十日報導，項傑最近回村，曾向三百多斤的積農，交村公所給他頂公粮（按項家欠公粮十幾石，往該村糾正的縣府實業科長項區長給他「糾正」回五石粮，當時村農爲上拿不出粮，他即拒交所欠公粮），村公所負責幹部，問他粮票是從那裏來的？又說明粮票是只限於出差人員支用。項說：「這是上邊給我家的『優待粮』，我們是一個抗屬，軍屬就是要優待。」項某頂交欠公粮，村幹部無辦法，不好處理。慣件事領導上尚未處理。

## 應縣前喬日成僞部
# 兩月逃跑一百多

（新華社綏蒙訊）（雁北）應縣縣城內駐敵，在我地方兵團長期圍困、與不斷打擊下，士兵紛紛投誠，逃回我區者日多。年時喬日成僞部編為一個步兵團，下轄五個營，實際人數僅千餘人。五營於陰曆二月二日在應縣南北豐峪（城東南二十里）全部被我消滅後，城內人心惶惶，恐慌萬狀，僅留南門出入，東西門緊閉，只每十天中士兵生活困苦，每天吃五天高粱，五天沒有一點菜。士兵說話行動不得自由，班與班不許往來，城外的兵不准出城，但跳城逃來我區者一天比一天多；不完全統計，僅一二兩月，就有一百多人。四區北周村有喬匪軍十人，就跑回來八個。僞團長恐慌下令，並說閑話和鬧小差，抓住就槍斃，有三個士兵因此被槍決。最近還准備在城關抓丁，每閭要三個人，以彌補其空額。（簡實）

## 平魯東平太村
# 抗烈屬分到好地

（平魯訊）二區東平太村解決土地問題中，對抗屬分到全村最好最近的土地。趙安平過去依靠賣苦生活，沒有一點土地，現在分到了五十五畝好地；馬倉龍、牛均兩人各分到離村最近的好地十三畝。王銀成的未婚妻也給分了好地十三畝，郭四女弟兄兩人都當了戰士，分給好地二十畝，出村參軍幫助牛草料，政府借給一部籽種，以各抗屬正他們組織幫助管理耕種和提高了積極性，積極春耕。（實）

## 民評

# 項傑應即撤職 並交羣衆處理

由於二專署官僚主義，神池縣府實業科長、二區區長對有關羣衆利益的問題，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竟使壞地主惡霸項傑的兒子項傑恢復羣衆的行為，得到庇護，助長了地主惡霸的氣焰，使店兒上村的工作受到挫折，這是嚴重的錯誤。而這個情況，竟從去冬一直拖到現在，這是非常不應該的，神池縣及神池二區黨政領導機關，對此應負主要責任。現在項某拿上粮票要頂他家所欠公粮，項某妄說領上級給他的「優待粮」，此種非法妄行，首先應受到懲處。所以神池有關機關，應即扣押處理，如項某現已回到十一分區所在機關或部隊，該機關或部隊應即撤掉項某職務，對他的行為須負責認真審查，並將其押送神池縣府澈底處理。同時神池縣府，應負責使項某早日到案，以便處理，退還店兒上村羣衆清算。二專署、神池縣府、神二區區公所，對於過去處理項案問題失當之處，須向羣衆公開承認錯誤，誠懇道歉。

碾窰溝解決了口糧困難

# 貧農收回租出的水地

（河曲訊）在碾窰溝查借貸款中，進一步了解貧苦群衆的生產困難，並設法予以解決。貧農管邦子因爲口糧不足，把僅有的一畝八分水地，用現租租出八分，每年四斗現租，租佃四分水地，發生了口糧困難，老婆埋怨，自己發愁。全村還有好幾戶貧農，因爲口糧困難，把自己本來能種了的水地，租給富裕農民，貧農租佃的很少。這些問題經農會研究後，決定借給管邦子食糧二斗和一部份籽種，把地收回來自種。管裕倉出的四斗現租收回，農會另給他向有多餘水地的中農租出（幾分）。又中農〔illegible〕出租了又一家〔illegible〕原主補工（工錢）。現租地退出後，又發現〔illegible〕的十一石多空倉，〔illegible〕放手生產。困難問題解決後，群衆生產情緒很高。管邦子說：「我找農會給他〔illegible〕地，〔illegible〕修下四畝水地。過去幹部說這給地〔illegible〕老婆來找農會，要求給給水地。（任啓德）

代縣南留屬村貧僱農

## 要求解決生產困難

西北村複查糾正了土地改革中未注意解決生產困難的錯誤

（新華社雁門十八日電）代縣南留屬在土地改革中，沒注意同時解決群衆生產困難。僱工張元斗、張會元分得土地沒口糧，開春後只得到縣城裏一間一鋪也沒。僱工高亭娃說：「我們吃的、貧僱郭一同要顧地〔illegible〕一鋪也沒〔illegible〕，今年分下四畝水地，沒有籽種，誰也不上。西去攬工吧！又怕荒了地。」在二月裏，一些貧苦農民〔illegible〕二流子發起唱了四天戲，村幹部也沒制止，浪費了本幣九十餘萬元。現該村幹部已接受了群衆意見，〔illegible〕以解決生產困難。（伊犂）

（新華社雁門十八日電）代縣三區西北村，土地改革後只有九十餘畝，把本地分了土地，許多村地的修繕……〔illegible〕

代縣韓曲村

## 生產困難解決

（新華社雁門電）代縣韓曲村農會〔illegible〕……（多是好地）。對貧苦〔illegible〕

陽曲縣幹部檢討

## 放縱幹部損害了工作

（新華社交城訊）三月中，陽曲縣區幹部會議上，縣級領導檢討到：以前只從幹部能做工作中，了解幹部，而對他們的〔illegible〕缺點卻從不檢查和認真教育。如四區區長李振前，四三年在鄉〔illegible〕錢八千多元，當時劉場長任〔illegible〕，後來陽曲〔illegible〕分與教育，調來陽曲任副區長。此後他便一直存在着「撈一把」的想法，〔illegible〕後來拿公款做買賣，縣幹部領導上知道後也不假報開銷〔illegible〕西，去處理。三區小羅村民兵中隊長狄三子、二區區幹部楊拴拴，打罵群衆極其嚴重，也未受到適當處理與教育。不給他吃好的，縣負責同志以爲是對幹部使用不當，重新提拔爲縣政府科副科長。會議中檢討了許多不良現象，使大家從「一味留戀」〔illegible〕情感如不從根本〔illegible〕着，是很危險的。會議決定將〔illegible〕，一律送政府，食污公款者交公，打罵群衆的李振前等人，予以撤職查辦。（木）

考地主的頭錢，當即臨時召開清算委員，於三月十八日舉行了五百餘人的清算鬥爭大會，鬥倒地主閻世金、王貴元等。在分配土地時，有些赤貧農民……〔illegible〕

五寨大胡會村

## 群衆罷免了壞村長

（二分區訊）五寨大胡會村群衆，罷免了村長周永恩及農會幹事周紅旺。周永恩原是地主的僱工，〔illegible〕……〔illegible〕

保德木瓜耳村

解決幹部問題後

## 向地主要出紅契

本報訊〕保德木瓜耳村，解決了幹部問題後……〔illegible〕

高俊文偽裝貧窮

## 群衆繼續清算

（方山訊）二區今年清算……〔illegible〕（白光）

## 僱農何德奎出了氣

（石樓訊）〔illegible〕……（劉啟珠、劉組讀）

清算地主張應星等

## 算出水坪地六百餘畝

（興縣訊）〔illegible〕……

讀者來信

## 介紹移民

### 應由政府統一進行

編者同志：

在土地改革中，有部分區村幹部，對……〔illegible〕……由政府統一介紹。……江舜

# 蔡暢同志函四外長會議 籲請討論中國問題

## 催促美國立即撤退駐華軍隊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塔斯社巴黎十四日訊：國際民主婦女聯盟對報界發表如下公報：參加布拉格國際民主婦女聯盟全體會議的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主席蔡暢女士，曾代表其二千萬會員，致送聯盟書記處一件致莫斯科外長會議的申請書。該申請書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英美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上，特別決定在中國要停止內戰，並且保證禁止一切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但是雖然有了這一種決定，中國人民依然在國民黨獨裁統治和血流遍野的內戰之下，痛苦呻吟。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在中國留駐巨大數量的軍隊，並且給予國民黨政府以軍事及財政的援助。中國解放區婦女，懇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中討論中國問題，要求美國政府遵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會議中決定的原則，並催促美國立即撤退駐華美軍，停止對國民黨政府一切軍事財政援助，制止一切保持獨裁專制及阻礙建立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獨立的活動。蔡暢同時另致送聯盟書記處信二件，一件致聯盟主席戈登夫人，一件致國際民主婦女聯盟及其美國婦女會，及美國一切婦女團體，促請她們發起一個運動，支援中國婦女的呼籲，並為和平與民主的建設努力奮鬥。

# 豫北人民解放軍 擊退敵六個旅反撲

## 殲敵六百餘毀坦克三輛

（新華社豫北前線十七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擊退蔣軍六個旅反撲，殲敵六百餘人，毀敵坦克三輛。蔣家嫡系將十件廉之衆，糾集六旅，以快速縱隊為先導，四十七日侵入淇縣，十八、十九、二十三日，在坦克掩護下，竄犯北犯，圖解湯陰之圍，人民解放軍堅強阻擊，戰至十日下午，蔣軍不支，陸續潰竄淇河以南。斃傷敵六百餘人，擊毀坦克三輛。

# 對遼東四次進攻中 蔣軍愈戰愈弱

## 我愈戰愈強士氣更旺

（新華社東北十七日電）本社記者報導：自今年一月至四月初止，蔣軍對遼東臨江地區連續發動之四次攻勢，每次都遭到慘敗。杜聿明投入的兵力雖一次比一次多，但戰鬥力一次比一次弱，士氣卻一次比一次更低。當其第一次進攻時，所用兵力為六個師，被殲人數二千餘名，經過了一週時間始被解決；第二次進攻時，所用兵力為四個師，被殲人數比第一次多兩倍，解決戰鬥的時間則比第一次縮短三分之二；其第三次進攻時，所用兵力為五個師，解決戰鬥時間又比第二次縮短三分之一，被殲人數卻比第二次多一倍；第四次杜聿明雖以全副美械裝備的八十九師及五十四師一六二團全部，但在四十小時內全部被殲。返觀民主聯軍，則愈戰愈強，士氣愈加旺盛，第四次進攻中，創造了以少勝多的戰例。一次粉碎蔣軍進攻時，某部出現了門英雄房子麟等二人，第二次戰役，一個班即殲敵一個排；又出現了戰鬥英雄王永泰，僅一人曾俘敵三十八人，共一組僅三人，殲敵六十二人；第三次戰役中更出現了戰鬥英雄高榮祿等四人，追敵入十餘里，俘敵六十餘名，戰鬥英雄張樹堂更創造了一個奇蹟，至此次戰役中，以一比八十之傷亡比例，殲敵八千餘，我某部戰鬥老英雄率一個排，殺入了敵人數十倍於我之重圍，配合主力，殲敵一個營，而一個人即俘了一個排，打垮敵人兩個排，從以上事實，證明蔣軍戰鬥力及士氣之下降，正成為鮮明的對照。民主聯軍曾表示，今後如果蔣軍再次發動進攻，必將予以更嚴重的打擊。

# 展開反美運動 青島山東大學學生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據美聯社十日稱：山東大學學生近已展開反美運動，起因為青島美國水兵槍殺中國人力車夫一名。學生們舉行集會，致電南京政府及美國大使館與聯合國，要求美軍立即自中國撤退，賠償車夫家屬及遺產損失。學生之遊行示威計劃，由於青島蔣政府阻止，未能實現。

# 石莊外圍自衛反擊戰 四天殲敵一萬一千

## 解放二城五車站控制鐵路九十里

（新華社晉察冀十六日電）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頃發表石莊外圍自衛反擊戰第一號公報稱：自九日至十二日，解放正定、欒城兩縣城，攻克平漢路新安、正定、柳辛莊、高遷、寶窪五車站及其他據點，炸毀鐵橋一座，控制平漢路九十里，殲滅蔣軍第三軍七師十九團全部，第三十二師九十五團、九十六團各一部，保定綏署保安第五總隊（總部、八大隊及其第十三團、第十四團）、幹訓團全部、保定綏署保安第八總隊一部、保安隊、警察隊、「還鄉隊」、「伊田縣」偽軍。據初步統計，共殲蔣偽軍一萬一千人（內生俘八千餘人），繳獲山砲、步兵砲各兩門，迫擊砲十一門，重機槍三十二挺，輕機槍一百四十五挺，步槍五千七百一十八支，駁殼槍十二支，短槍一百四十一支，彈藥十四萬五千餘發，電台四部，汽車八輛及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 五千敵據守之正定 十五分鐘即為我攻入

（新華社晉察冀十七日電）前線記者報導：此次石莊外圍作戰，蔣偽據守的平漢北段重鎮正定城，僅十五分鐘即為我攻入。該城高三丈五，寬二丈，深丈五，位於滹沱河北，周圍碉堡工事三百餘處，守城者除蔣軍第三軍七師十九團外，尚有保定綏署保安第五總隊部及其團結之幹訓、十三、十四三個團。蔣偽以如此兵力，據守此一城高壕深的正定城，常自吹噓「可保無虞」。十一日人民解放軍向該城發起攻擊，蔣偽企圖時，蔣偽即退緊守，不意人民解放軍迅速越城圍下，在猛烈砲火掩護下，僅十五分鐘即從外城攻入城中，蔣偽軍全部被殲。解放軍之勇猛精神，驚得蔣偽軍目瞪口呆。中央社十四日電，竟不得不承認「正定因軍力不敷，自動撤出」云云，實不過是遮羞之詞而已。

# 蔣軍搶掠我治河物資

（新華社冀魯豫十七日電）蔣軍繼續搶掠黃河治河物資，僅昆山段，三天內損失即達麻繩…上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一日，蔣軍在西岸、昆山村等處搶去鐵絲三千二百五十斤，麻繩四千斤，桐油六千斤，鐵絲四百七十斤，共值冀幣千餘萬元。

# 胡軍一連長在日記中 對內戰前途發出哀鳴

（新華社陝北十五日電）三月十五日青化砭戰鬥中，人民解放軍殲滅蔣軍胡宗南整編二十七師三十一旅九十二團，繳獲該團某連長張洪之日記一冊，該日記中記述蔣軍士兵被迫作戰的情形。日記中說：「……」三月十五日記道：「今日……」

多，武器遇西損失之重，即如本相持八年之久，我們未所聞，此次被調前進，回憶三日，路經此地……我們在「奸匪」的一個部隊，實在想不到的情形，心裏已經使日記主人感到的自信心滅，「內戰已使他的日記中，自下來，他在三月一日的日記中說：「活！我們為什麼入死，拚死拚活，開展了我們所流的血，有代價嗎？……」一個日記的主人，樣樣及時被拋棄，前途是……的無聊……胡宗南作了無的犧牲，十五日，他在這裏原來的……即於其發出的哀鳴，對……

# 逃出閻王殿

## 控訴閻錫山殘害釋回之被俘軍官罪行

徐雙銀

按：作者徐雙銀，河北人，曾任閻軍六十一軍解散武隊三大隊五中隊上尉中隊長，三十四年秋上黨戰役時，在襄垣城放下武器，後入太行軍官教導團學習，於三十五年夏我軍大批釋放被俘軍官時放回，近又逃來解放區。

我們在上黨戰役被俘的八百多校尉軍官，於去年夏天被八路軍大釋放，遣回閻錫山的那一天，我們回到太原，住在北門外小窯營，在「一傳部」和閻的監視下，不讓出「門」一步。回太原後的第四天，成立了集訓團，集訓開始了，恐怖也就開始了。他們首先提出所謂「一個苦水也要吐出」的話，其實我們有什麼可說呢？說真話的話，就只有八路軍對我們寬大和優待，我們不能以怨報德，所以沒有人說。於是，他們叫每個人寫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經過情形，說是一點也不要隱瞞，不然，有人一「突擊」出來了，就要嚴厲處置，而且寫了又寫。第二步，由條上五個幹部輪番對每個人進行個別談話，談話時，拿出假條子來嚇詐，說是有人出條子「突擊」。假使意見答覆不上，就要禁閉，先後錯免會發生一些言語上的矛盾，他們就在這矛盾中找岔子。第三步，實行檢討，有班檢討，個人檢討，小組檢討，一到閻檢討，就是往死路上送。第一個被抬到閻檢討的是張臣，河南安陽人，當時三十一歲，曾充六十一軍二一九五團三營營副。

步兵排長，三十四年八月在襄垣放下武器。他在太行軍官教導團學習時的情形，就是自己一條一條的說出來，了閻檢討。被提出後，他很憤怒的說：「一般人都突擊我，我說過，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最後，因為那些「鐵軍」們舉手表決，只有「自殺」一條路，亂叫「搶蛋」「打死」，結果叫他「自殺」，當時誰敢不照他們的意思舉手表決呢？表決之後，又有一個壞蛋站起來說：「要把他關起來，到了第二天，再叫他自殺」。一個一尺高的紙帽子，然後讓他扣上，令全集訓的團們在營內遊行，被押遊街，從他站的地方走到一個窯，天天要他頭上吐一口痰，再押到一個臣屋裏，開始他這自殺了，過了三天，才叫他「自殺」，當天上午，被「自殺」一後，一自殺二十多天一。

下午閻檢討，天天至少要死三個人，在這樣的檢討過程中，所謂「鐵拳」，就是用棍打死，一種是上刑的方法，最常見的是「自殺」、亂棍、絞索、餓、禁閉的、跪的、槍斃，是在閻錫山的獨裁統治下，這是叫做「自殺」。重者有八年，重者×年，被禁閉的；有的一月，共有一百多人，被押到內營的大獄裏，有十來個被押到營內「八路軍」，說是「什麼時候把這些人的消滅完了」，什麼時候他們就能出來，那時候，就是無期徒刑一樣。暗地裏不說我們是八路軍（指八路），就說不能出來：「你們不是八路軍，你們出來了，被槍斃的一個是我們的人」，鐵的一個，在一個的掩護下，一個窯子裏，有的打了二十多人，在外邊被抬出一個，於是全集訓團的，他自殺了，一個被逃出的，內部……

者自殺一種，到了時候，在日亂棍打死是最的一種，被亂棍打死的有杜長河（河南人，六十六師一九八團三營）等三十多人，被打死的；所以在「張」「張臣」們故意不送；他們打一下，死一個，都是慢慢的打死。三個後，三個搶在大營上，在三個組，有一個有毒的，死了，空氣中一個死了……有三個，兩個，一個槍斃，在被槍斃以前，我們知道就活不了了，死在這個裏……為了不致死在這個門裏，我們就想辦法逃，在禁閉中，趁看守不注意，夜裏逃了出來，逃到解放區，我們今天活著回來，真是同時與全國人民一道，起來打倒閻錫山的黑暗統治，和全國人民一起，為了爭取自由和民主，堅決地向閻錫山算帳！

# 土地改革散記

劍圜、緯鵬

## （一）不賣豆腐了

文水×村梁國富老漢，給地主苦苦的受了二十多年，但到現在還是窮無一間，地無一畝，再幾年受不行重苦了，就以賣豆腐為生。

工作團到他村後，開始找他談話，談到耕者有其田時，他總是指頭嘆氣：「咱命裏該該窮，把人家（地主）的肉貼到咱身上也長不住。」以後工作團的同志又找他談話，問他，他就說：「我要賣豆腐去，沒空空。」有時候他不在，他老婆就說：「賣豆腐去啦，偶幾天才能回來，你們再不要找他了。」但工作團的同志仍耐心的去找他談話，從他給地主受了二十多年苦，為什麼沒有落下一點東西談起，又問他勞動下的東西都哪去了，用算賬的方法，啟發了他的階級覺悟。他不相信命窮了，並認識到地主的東西是剝削勞苦人的血汗，於是他積極的參加農會開會，算清了地主，分下土地和窯洞時，老倆口高興的說：「再不用賣豆腐了，好好的開地吧，以前住人家的窯，去年就搬了三次家，以後就能安身住了。」他家吃軟米粥時，去請工作團宋元韻同志，宋同志不去吃，他說：「不吃不行，這是喜粥呀！」

## （二）「分下地我可就翻了身！」

吳國寶家六口人，土地不夠種，衣服襤褸巴爛，年年不夠吃，分到土地以後，他高興的拍着工作團同志的肩膀說：「我家可真是咱共產黨八路軍救活的，以前救濟過五還，當下吃了，過後還是窮苦，這回分下地，我可就翻身了，再不用救濟啦，這可是個根本辦法。」

# 地主的心一樣的黑（續完）

編者按：本文是二中學習的幹部孫得文在全校訴苦大會上的發言。孫同志過了二十多年的長工生活，嘗盡了舊社會的一切辛酸。他的發言，具體生動的揭露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壓榨。細心的讀，細心的想，可以增長不少階級鬥爭的知識。

## 無故坐牢又罰錢

說起打官司，我也試打過。有一年，我給歸樣莊地主趙懷珍放牲口，有一匹馬病死了，我就跑回來告訴他，他要去看，他說：「死了就算了吧，剝了皮，看他做甚。」你又[illegible]皮了，剝了皮，我把皮剝下給了他。[illegible]地主又說是我一下了，[illegible]倫賣」了，我不承認，這作究枉事，地主就報告警察，偷到警察公所，狗屋裏也不讓我[illegible]，傳到區上，在區裏站了大半天，人家也沒問個長短，就把咱押起「看守室」，一押就是四十天。到四十天頭上，那個狗區長叫出來問我：「你給人家賠不賠？」我說：「老先生，皮子是他們[illegible]，我太冤枉了！皮子老先生給我頂了錢，你老先生好好調查調查。」區長老爺可就怒了，大聲吼：「還是你伙說！」「無賴」！不賠給我押下去。一群狗區警不由分說，又一把我推進「看守室」，一坐又是十天，我就想：「不給賠是出不去的，倒了霉了，家裏也等着我吃飯，餓肚子。」我又想：「一窮漢背官司，賠了就算啦！」結果賠了四十塊，一年辛辛苦苦的工錢剛好賠完。

## 姓扣窮苦人的血汗錢

們看着地主老財是怎樣下咱們的血汗錢的吧。[illegible]子，我給地主趙三元外號人叫「一樂地鬼」放牛，[illegible]時他不給我，說：「四塊工錢，下工[illegible]」少吧，我要能攢下你的二十塊！」以後我回去了，給人家門外的打聽了半天，找出來說上一句：[illegible]回來了。以後地主又說：給我往鎮裏「報」呀，住村裏「報」呀，他存下騙人的壞心腸，還要[illegible]

這樣作勢抖他的架子，後來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他，喝了一聲「咱[illegible]」，地主三元就說：「一間口，[illegible]的見面禮啦。」「我們這下[illegible]」，要掏出一塊二毛錢來，並且說：「就算「完」啦，以後再不准你大門上「報」。」

## 拿性命賠回的窯子被奪走了

二十六年日本鬼子進攻了西山的時候，我和[illegible]兒子，官臨上命的給我[illegible]，地主老財們[illegible]「借」[illegible]，頭一天就[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四旺子借過兒八塊，借給了地主四旺子，[illegible]不知道我有了錢，四旺子[illegible]，村長就[illegible]要[illegible]說給，付長就[illegible]了一下，本利算成四十塊，對我說：「不管多少吧，就是你賠還[illegible]就對啦！」我一聽不由地心上就[illegible]，說：「那可不成，我就借米一[illegible]也不值四十塊，我[illegible]右說不[illegible]，也說不[illegible]，丁[illegible]子[illegible]給回來，第三天，村長就把[illegible]子賣了，你看，得了狗日的一百二十元，可恨不[illegible]可恨！

[illegible]巴，一家大人小孩，眼巴巴的看着白白叫性命賠來的窯子，哭的人家都說不下去呀！你哭的時候也[illegible]，哭把[illegible]的苦向誰說呀？把狗日的地主、村長，如今叫把[illegible]來算清[illegible]，溫緊再要吃他的肉啊！我就[illegible]

在舊社會我所受的罪，再說也說不完，一年到頭不知[illegible]了！現在是不是叫人們再往下[illegible]，可[illegible]地主[illegible]，[illegible]一下。[illegible]救負窮苦人的[illegible]們的兒子[illegible]給他們說[illegible]而不是三歲上[illegible]，到十三歲上[illegible]，我從小[illegible]，穿過[illegible]子嘴，人家不是叫「火盆[illegible]子」，[illegible]記得我七八歲上[illegible]，[illegible]看一天，[illegible]在地主焦[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的引上[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可是[illegible]，[illegible]從小[illegible]，[illegible]一天[illegible]，[illegible]刀子[illegible]，我[illegible]在我家[illegible]，[illegible]立在我頭上[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狗日的[illegible]他（局）[illegible]，地主兒子即[illegible]

## 訴苦

說：「你賠我，你家這該我家的錢，……」叫我大開你家要。……」我跑回去告我媽，我媽低低的對我說：「快悄悄的吧，咱該人家的錢，你得頂了人家，人家要呀！」[illegible]，屎上它乾呀，人家一說，[illegible]的我也哭也不敢哭了。

窮苦人都團結起來清算地主階級大家翻身

「說起這窮來，我真是窮怕了，有錢的三四十歲「卡」（拉）上孫子啦！我到三十九歲上[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illegible]，[illegible]咱的[illegible]年，我非[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了一下，[illegible]：「我現在也[illegible]了，[illegible]女人[illegible]兩個[illegible]，[illegible]給[illegible]，[illegible]有了[illegible]，現在我全家四口，[illegible]然穿吃，其他農家[illegible]我也在翻身，[illegible]我然先也是[illegible]，這一地，我[illegible]三十幾了。我[illegible]教濟在鄉，[illegible]五個[illegible]地，我們[illegible]都要一個心的堅決消滅地主大家團[illegible]，只要我們受苦受難的窮苦人團結起來，力量大的多，[illegible]什麼地主，[illegible]錫山，都擋不住我們。[illegible]說到這裏，我不由的又想起我是「七錢命」，還是地主老財們心上[illegible]的刀子。我現在有吃有穿，又放工作，[illegible]

[illegible]中學習，排[illegible]「七錢命」[illegible]叫你受了[illegible]會，[illegible]了苦，[illegible]你[illegible]訴苦。」

國民黨軍士兵謠

吃也愁，

穿也愁，

活人上死人圈。

× × ×

想要跑，

跟上關卡攔，

白天走一天，

黑夜不能睡。

（張五記）

# 六個金戒指收買不了韓排長

方永仁　郭疊瑞

韓排長[illegible]，說[illegible]一個團的，[illegible]個從土路一點小事和韓排長拉起話來，[illegible]，趁機就拉攏問了。原來他是文水城防的[illegible]官，[illegible]咱們[illegible]，咱們給他生活很優待，[illegible]放回去了，他們[illegible]住得不好。這時他就假心假意的[illegible]低頭，說：「我看你們都太苦了，[illegible]你看我們在路上買那，你們[illegible]吃不起。」韓排長就說：「我們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illegible]的頭子都叫敵人刮光了，老百姓擁護，我們也要吃苦。」那傢伙又說：「唉！我看你這個人，[illegible]我原先也很老實，但老[illegible]，後來不老實就有錢花了。」又說：「韓排長，你是個好人，你看[illegible]這幾[illegible]歸我家[illegible]，你要能放我回去，我還有六個金戒指可以全給你，你只要對上面報個逃亡就算了。」說着，他就摸口袋要掏金戒指。

韓排長臉都氣紅了，說：「你們這種行為，簡直是對我們八路軍的侮辱！你也不想想，我們可以給你鬥爭，但你要收買我，那是辦不到的。不要說六個金戒指，就是六十個，也買不動我的心。」又說：「我們的責任是把你送到後方，你不用憤怒，到後方學習一個時期，[illegible]會放你回去的。」

# 新解放戰士張明九

紀宗華

[illegible]月[illegible]，在我×部[illegible]的，[illegible]中，他們[illegible]門[illegible]在四門以上[illegible]，[illegible]沒有[illegible]，就要[illegible]人的[illegible]，[illegible]長設[illegible]上去了[illegible]人就[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他[illegible]所[illegible]在[illegible]過[illegible]時，[illegible]在清[illegible]時，他[illegible]，又聽見分地，他[illegible]路軍一切[illegible]了窮苦[illegible]，土地[illegible]的家[illegible]，[illegible]就感動[illegible]的說：「[illegible]再[illegible]死，[illegible]八路軍，[illegible]」，分土地，優待[illegible]苦人民的軍隊。

# 地主惡霸現形記

## 大地主朱家吃人的「法則」

朱三元保是土籍溝的大地主，僱着四個受苦的，並給受苦人訂出下面幾條「法則」：第一條：下雨天也得出外「受」，不得在家歇着。有一天，四個受苦人在地裏割莜麥，雨下的越來越大，沒割完，就收工回來了，地主不依，說四個僱工是風一樣，不叫吃飯，立即吩咐兩個去割莜，兩個去損耗。雨那麼大，割下的莜，莊稼上不免帶下好些泥，回家來三元保見了，就是個不依，說：「牲口不能吃」，僱受苦人將莜根上的泥一根根都洗淨。

第二條：受苦人不管「數九寒天」，六月天[illegible]，院裏場裏的地盤。有一回長工[illegible]做活，淋[illegible]回來，衣服[illegible]的不行，[illegible]，說[illegible]一眼，三元保[illegible]這「法則」不能叫[illegible]。第三條：長工半[illegible]六毛。由於朱三元[illegible]個工，僱工多半[illegible]因此三元保的半[illegible]，就是一塊錢六毛[illegible]

## 「男盜女娼」的地主白維清

「看你誰上白維清！」這是因為土地成壞事[illegible]婦女中間流行着的一個諺語。白維清是一個霸佔了百十畝好水地的地主，他的家裏有好幾個受苦人侍候。白維清的父親和叔父，是文武[illegible]「秀才」，自己從小就嗆上「狀紙」，是有名的訟棍。白維清在廟上許下匯[illegible]一個的心願：「要姦百個婦女，嫖七天[illegible]」，王家會的婦女沒男人跟着，從來不敢一個人行走，白維清曾

把一根紅頭繩繫在地上，自己坐在[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了，就用繩子引到[illegible]，[illegible]是你來找我，不[illegible]白維清的[illegible]站和[illegible]的幫手。

「滿白[illegible]」，[illegible]娼」，那就是[illegible]地主也是個有地主階級[illegible]都[illegible]可算一個典型[illegible]